



著作：认识自己的哲学

灵感的培养与启发

灵感的培养与启发对于青年人是重要的；而宗教是最注重灵感的培养和启发，所以青年对于宗教有研究与学习的需要。

灵感，是一个抽象的名词，不容易用具体的事物来说明；尤其是它的性质富于神秘性，更难拿文学语言来解释得明白，但若以字面来研究：灵就是指综合的神奇、智慧、真、善、美等意义；感就是感情、感触等等。我们在精神上的感情偶然触到神奇、智慧，或真、善、美的境界，就会发生灵感。所以说灵感是抽象的，不易拿普通的事物来形容。但可以依稀仿佛的，如以写文章而言？有时心血来潮，千言万语，一挥而就，真如李太白说的「下笔千言，倚马可待」；有时却回肠百转，搜尽肚角，一句也写不出来。是甚缘故呢？可说是有关灵感和没有灵感的区别，有灵感则好像「文章本天成，妙手偶得之」，没有灵感就虽数易其稿，而仍欲写又止，不能成文。

105

灵感亦可说是一种灵机，灵机一转，在精神上发生一种特殊的意境，无论做甚事情，都有优越的表现；写文则文思滚滚而来，如瀑泻不止；说话则灵机百转，左右逢源；做事则精神兴奋，得心应手。「春气为诗人所觉」。「春江水暖鸭先知」。「镇日寻春不见春，芒鞋踏破岭头云；归来偶坐梅花下，春在枝头已十分」，都是一种灵感。在文学方面讲，中国过去有人主张「性灵文学」，如李太白、苏东坡、袁子才等，都是主张性灵文学的。西洋亦有一种「灵的文学」，是重於力的表现。如德国文豪歌德（Gahannwaltgang Voolthe），写成一部震动世界的「少年维特的烦恼」（Die Leiden Des gungen Werthtees），仅花了两个星期的工夫，而且还在近似沉睡的状态中有意无意之间写成的。写好了他自己回头一看，也觉得很诧异，因它的文字淋漓沉痛，故事曲折离奇，感人至深且巨。许多文学家都给予很高的评价，认为这是歌德的「灵感的力量」；这灵感究竟是怎样来的？我想连歌德本人，也难以答得恰到好处。

为甚有些人没有灵感呢？我想有几种原因：一是学问空虚；二是性情枯燥；三是生活呆板；四是心地污浊；五是人格卑鄙；六是懒惰放逸；七是贪图享乐；八是思想颓废；九是身心不健；十是寡情寡意。犯这些

106

毛病的人一定是堵塞灵源，无从发生灵感的。因灵感这东西，好像是天真无邪的，须要去了这些毛病，否则就不能和学问的修养与宗教的修养发生关系：

A、要除物欲：有了物欲，就要障盖天真，闭塞悟门。庄子说我们的心是「灵府」。佛经中方有喻心为「灵台」，神秀所调「心如明镜台」。心中有了物欲，就会闭塞灵感，好比明镜蒙尘，光明就发不出来。庄子又说：「嗜欲深者天机没」。陆机亦说：「宴安消灵根」。天机没，就难发灵感；灵根消，亦是截断了灵源。所以儒家学说的基本工夫，要「格物致知」，列为八条目之首。若把物作物欲解，如果想要得灵

知，先要格去物欲。或把「格」字作「推究」解，把物字作物理解，则推物穷理而尽其性，然後而致灵知，仍不外乎这个意思。我国在南北朝的时候，有位江淹(文通)先生，少年时写文章很有名气，真如「词源倒流三峡水，笔阵横扫千万军」；但是到晚年做了梁朝的大官，封醴陵侯，好诗文再也写不出来，人家都说他是「江郎才尽」。为甚会「才尽」？就是官高爵厚，物欲蔽失了灵感。南史说他：「少年时梦人授五色笔，由是文藻日新；後宿於冶亭，梦一丈夫，自称郭璞，谓淹曰：「吾有笔在卿处多年可以见还。乃

107

探怀中，得五色笔以授之。自後为诗，绝无美句』」。这和李太白的「梦笔生花，才思飘逸」一样的神奇，其实呢，还是灵感在作祟的说法，是比较可靠的。

B、要专诚明：没有物欲的障蔽，心专而诚，能诚则明，能明则灵。到了灵的时候，心境上就有丰富的幽绪神思产生，使你对所接触到的景象，发生异样的感觉。例如科学家瓦特(Games Watl)见沸水壶盖震动，忽悟及水蒸气力的道理，发明了蒸气机；牛顿(Joac New Ton)见到苹果落地，发明万有引力的定律。这些都是一时的灵感，但如果不是他们平时对所研究的学问，特别专诚的留意，恐怕即使碰著壶盖震动和苹果落地，也不会发现甚的。一个平常的人没有这种境界，我们就可以由此获得证明。

据说世界大战之後邱吉尔和罗斯福等组织世界和平的机构，久久想不到适当的名称。一天邱吉尔在浴盆裏突然想到「联合国」三字，未及穿好衫裤说出去告诉罗斯福。这也是灵感的助力，由於他忠於工作，专心致志，对这一问题下过苦工，专诚於此，所以就发现到灵境。又如我们中国宋朝的诗人潘大临，一个秋天的晚上，躺在床上听到树林的风雨声，忽得

108

「满城风雨近重阳」的好句，谁知想到道裏，忽然催租的人来了，打断了他的思路，截断了灵感，第二句就怎想也想不出来了。

儒家正心诚意的工夫与发生灵感亦很有关系。在中庸说正心诚意，有两个方法：一是自诚明；二是自明诚。前者是开始由尽其性的笃信入手，先诚其意，知止而後定，然後从事好学笃行的修养而得灵感；後者是开始由慎思明辨入手，弄明白了知其所止的至善境界，知止而後意诚，然後做定静安虑的工夫，更充实他的灵明。这与佛教的两个修学的典型相通，一个是「随信行」，一个是「随法行」。未曾明理，先随信行，是钝根的行者；先明理而後起信而行，是利根的行者。随信行，就是自诚而明；随法行，就是自明而诚。若自开发灵感来说，不论自诚明或自明诚，随信行或随法行，都可以由实践的工夫而获得灵感，旨在要专要诚，是两者殊途同归的；不过根机之有利钝，就在作法上分出两个入门不同的技巧罢了。

C、要习禅定：从禅定中掘发灵感，这是比较深一层的工夫，在佛法禅定的修养上，才能获得。能获得这种灵感的人，必已净尽物欲，心灵上去尽一切的障隔，和外境打通一片，则自心与他心可以相通，此世界与他世界方可以往来，反视原子能、洲际飞弹、人造卫星，味同嚼蜡，不足为

109

奇了。这已不是普通诗人文人所得的「烟士披里纯」(Inspiration)，应是宗教修养者所得的具有深长意义的灵感了。如观世音菩萨，我们称他为「广大灵感」，就因他能从禅定的灵感中，进入自心和他心，此世和他世，可以发生互相感通的胜用，故能随人所感，即会发生反应，如投石入水，即会激起浪花一样。

从前释尊在灵山说法，拈花示众，人皆默然不懂，唯有金色头陀迦叶开颜微笑，领会个中消息，便是同路人在心灵上的感通。释尊得到他的心心相应，就传法给他说：「吾有正法眼藏，涅槃妙心，实相无相，微妙法门，不立文字，教外别传，付嘱於汝」。又有一次，一个梵志来向佛献花，佛叫他把花放下。他说：「我的两手已空，再放下个甚？」佛说：「就再放下这个甚？」佛的意思是要他放下六根、六

尘、六识。两手把花放下，只是放下有形的根尘；还有无形的六识，没有放下，所以要叫他再放下。我们人的造业，都是由这虚妄的六识，没有定力的功行，随著根尘的物欲驰逐飘散，所以蔽失了自己内在的灵明。梵志既来诚心献花，当然於佛法求个入处。释尊借花说法，就要他得个入处；而梵志禅定功力不够，没有灵感，不免辜负了释尊的一番好意。

110

在这?我们可以悟得作诗、作文、作画、作事，乃至作圣作佛，都要靠灵感才会作得好；而灵感的培养与掘发，须要从学识的充实和修养的实践中，向真、善、美的目标去致力；不然，假如你想从抽烟、从狂饮、从打赌，从歌舞的刺激中去找灵感，或如辜鸿铭一样想从闻臭脚或嗅裹脚布去找灵感，那都成为自我陶醉、或自欺欺人的谎言了

。

(曾刊今日佛教第二卷第二期)

111